



韓非子目錄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第五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叅觀一
賞譽三

必罰二
聽四

詭使五
倒言七

挾智六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權借一
似類三

利異二
有反四

叅疑五
廟攻七

廢置六

第十一卷

外儲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左下第三十三

第十三卷

外儲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右下第三十五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因情 主道 起亂 立道
衆言 聽法 類析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節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韓非子目錄終

韓非子卷第一

明新安黃之宋 校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亾以邪攻正者亾今天下之府庫

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
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
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
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
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
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
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裊犯白刃蹈鑪炭
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
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

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
尅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
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
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
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
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
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
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
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

地廣而兵強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尅而不齊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亾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亾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

而退復與荆人爲和令荆人得收亾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令魏氏反收亾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

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

守拔邯鄲筦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華絳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爲齊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徧隨而服矣霸王之

名可成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
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
可得乃取欺於亾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
亾而不亾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
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
負弩戰竦而却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
而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尅
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
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

爲天下之從幾不能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
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
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
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
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
右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
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夜而破紂之國禽
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
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

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
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反知伯之
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
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
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
天下天下可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
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
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
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
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
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蓆薦秦
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
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
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
徒欲贅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
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

韓非子 卷一
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脩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憊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

非所以亾趙之心也均如貴人之計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進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亾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

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踈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虛處則恢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峭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

韓非子 卷一
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
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
計矣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 見因
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
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闕兵
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
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
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
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

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
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
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
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
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
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
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鴈
行以嚮秦軍於闕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
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

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亾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亾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

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弃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纒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實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爲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劇而不辯激意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譖而不讓闕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

無用纖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
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
詭躁人間則見以爲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
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爲鄙時
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此臣非之所以
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
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
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亾及其身故子胥善
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
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
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
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
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
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
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
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
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孫子臏脚於
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

韓非子 卷一
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闕龍逢
斬萇弘分脰尹子弇於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
江田明辜射宓子賤西門豹不鬥而死人手董
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
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
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
聖不能逃死亾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
故君子難言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
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
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聞千乘
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
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
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亾
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
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
外也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

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亾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晉之分也齊之奪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弒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質之以備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社稷將危國家偏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不載竒兵非傳非遽載竒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各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

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
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
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
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
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
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
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
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
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溲乎
莫得其所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乎下明君
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
於智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
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子不
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不智而爲上智
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
也

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
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

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而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能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爲姦臣開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

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
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
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是故明
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
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
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爲
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
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
驕也

韓非子卷第一

韓非子卷第二

明新安黃之霖 校

有度第六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
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
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亾齊桓公并國三十啟地
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亾燕襄王以
河爲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殘齊平中山有燕
者重無燕者輕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亾魏

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攻盡陶魏之地加
兵於齊私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
之事荆軍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
於天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死而魏以亾故
有荆莊齊桓公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
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亾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
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
國法而私其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
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
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
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
詐僞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
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
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
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
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爲
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
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

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亾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故臣曰亾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讎法則可也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

以脩頭下以脩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鎔鄒
傅體不敢弗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
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
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亾以
擇其主臣不謂廉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
忠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離俗隱居而
以非上臣不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
險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
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
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
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
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
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
待任夫爲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
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
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已能而
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
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陰躁不得關

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
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
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卽漸以往使人
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
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
爲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
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
威制共則衆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
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
規矩爲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
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
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
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
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
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紕羨齊非一民
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
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

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
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
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
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
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
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愛則能得之
其主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已
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
而易其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
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
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
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
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
羣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
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
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

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而簡公弒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故今世爲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亾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爲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

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妄舉則事沮不勝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君見好則羣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妄舉則事沮不勝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君見好則羣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其口而疾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捐精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爲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旣藏道陰見陽左右旣立開門而當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行之不已是謂履理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用一之道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見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不知其名復脩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貢情謹脩所事待命於天毋失其要乃爲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民人用之其身多

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亾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
參鞠之終則有始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凡人之
患必同其端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夫道者弘大
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
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
命與時生死參名異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
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
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君不同於羣臣凡此六
者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
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操其名臣效其
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故審名以定
位明分以辯類聽言之道溶若甚醉脣乎齒乎
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彼自離之吾
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虛靜無爲道之
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
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動之溶之無爲
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

虛心以爲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上不與
義之使獨爲之上固閉內局從室視庭參咫尺
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因其所爲
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規矩旣設三隅
乃列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其事不當下考其常
若天若地是謂累解若地若天孰踈孰親能象
天地是謂聖人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
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大臣之門唯恐
多人凡治之極下不能得周合刑名民乃守職
去此更求是謂大惑猾民愈衆姦邪滿側故曰
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毋專信一人而
失其都國焉腓大於股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
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不蚤止狗益無
已虎成其羣以弑其母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
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刑
狗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真欲爲其國必伐其聚
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不適
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

彼將用之以伐我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
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
量之立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臣之所
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
常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
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備將代之備危恐
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內索出圍必身自執
其度量厚者虧之薄者靡之虧靡有量母使民
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靡之若熱簡令謹誅
必盡其罰母弛而弓一棲兩雄一棲兩雄其鬪
嚙嚙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貴事乃無功
夫妻持政子無適從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母使
木枝扶踈木枝扶踈將塞公間私門將實公庭
將虛主將壅圍數披其木母使木枝外拒木枝
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母使枝大本小枝大
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公子旣
衆宗室憂唵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母使枝茂木
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

淵母使水清探其懷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雷若雷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

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

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劔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已者必利不爲已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

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
歛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
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歛於內薄者數內
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
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
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
行其謁不使私請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
言不使益辭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
以罰任於後不令妄舉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
之有所出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其
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
不使人臣私其德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
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不使羣臣相爲語
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鬪之勇
無赦罪不使羣臣行私財其於諸侯之求索也
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

所謂亾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
有也令臣以外爲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亾也聽

大國爲救亾也而亡亟於不聽故不聽羣臣羣
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
之誣其君矣

明主之爲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
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
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
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
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
重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
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
以爲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
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弃事
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墮而簡
其業此亾國之風也

韓非子卷第三

韓非子卷第三

明新安黃之案 校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復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

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豎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旣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亾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

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尅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爲申之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拘齊慶封中射士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亾之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由

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
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
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亾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
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
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
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
神子爲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
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
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
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
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
師曠之旁援琴撫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亾
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
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
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
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
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

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境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竝鎔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

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
公之身遂瘡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
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復昔者智伯瑤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
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
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
也好利而驚復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
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他國他國
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
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
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
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
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
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
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
趙請蔡臯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
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
之爲人也陽規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

焉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
曰夫董闕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
循之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
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
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
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
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
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
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

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
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
城郭之繕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
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
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
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
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官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
之有楛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
其堅則雖菌輅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

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
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於
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
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
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
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
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
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
張孟談曰臣聞之亾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
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
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亾齒寒今
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亾矣趙亾則二君爲
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
麤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爲之奈
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
之知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
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於襄子襄
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

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
怪其色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
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
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
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日
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
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日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
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
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
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
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
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
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
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
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
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
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
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

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悞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

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鋤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額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

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亾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以䟽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旣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亾國之禍也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

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子成者矣田子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卽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入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積以爲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

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
毋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
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
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
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
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
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
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
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

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
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蒞事三年桓公
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
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
月不收蟲出于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
伯長卒見弒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
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
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

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公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而驅其練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敝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爲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
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
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
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卽恐爲曹傷君不如殺
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
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
福不及禍來連我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
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
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

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
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
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
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
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
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
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
其宗廟不被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
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

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
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爲晉君重耳卽位
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
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
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其表子之間寡人
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
保釐負羈之間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
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
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
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韓非子卷第三

韓非子卷第四

明新安黃之霖校

孤憤第十一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
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
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
者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
得其君此所爲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
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

之竅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
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
之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是
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百官不
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
近主故左右爲之匿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
故學士爲之談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
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
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
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若夫卽
主心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
衆而一國爲之訟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
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
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
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
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
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
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

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
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
進而人往矣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
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
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
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僂於吏誅必死於私劍
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
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可借
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

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合
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
能蒙死亾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
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強
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曰非吾所得制也
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
權是國爲越也智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
察其類者也人主所以謂齊亾者非地與城亾
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亾者亦非

地與城亾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
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
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亾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
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凡法術之難
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
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
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
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
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
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
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圖身其智士且以治辯
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
不能以枉法爲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
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
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
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
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
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

在廷而愚污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
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
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
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
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
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
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
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
所以譎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

一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
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亾也智士
有遠見而畏於死亾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脩
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
考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姦者
也大臣挾愚污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
侵漁朋黨比周相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
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
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

罪於下索國之不亾者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弃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

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已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

以挑其惡如此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
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爲
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
則以爲間已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論其
所愛則以爲籍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也徑
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爲
多而交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
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
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耻彼有
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
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
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
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所矜以智能則爲之舉
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
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
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
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
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汚者則必以大

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自勇之斷則無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騁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加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亾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

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別彌子瑕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

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刑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刑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刑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刑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

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主之害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然則有道者之不僂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亾道必不論矣昔者吳起教

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貪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已之法術哉此世所以亂無霸王也

姦劫弑臣第十四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

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所有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

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爲姦利以弊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

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用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

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人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于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

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此周矣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從是觀

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主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表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

矣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
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
得不爲已視天下不得不爲已聽故身在深
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
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
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
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甲商君說
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未作
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
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
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
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
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
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
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
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已視聽之道
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
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譁談多誦先古之

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羿井之陷又
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
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
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
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螳垤
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
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
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凌
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

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亾繫虜之患此亦功
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
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
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
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
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
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
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
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

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
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
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
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
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
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
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
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
爲弃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

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
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
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
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弃而子以之死從
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君臣之相
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
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
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
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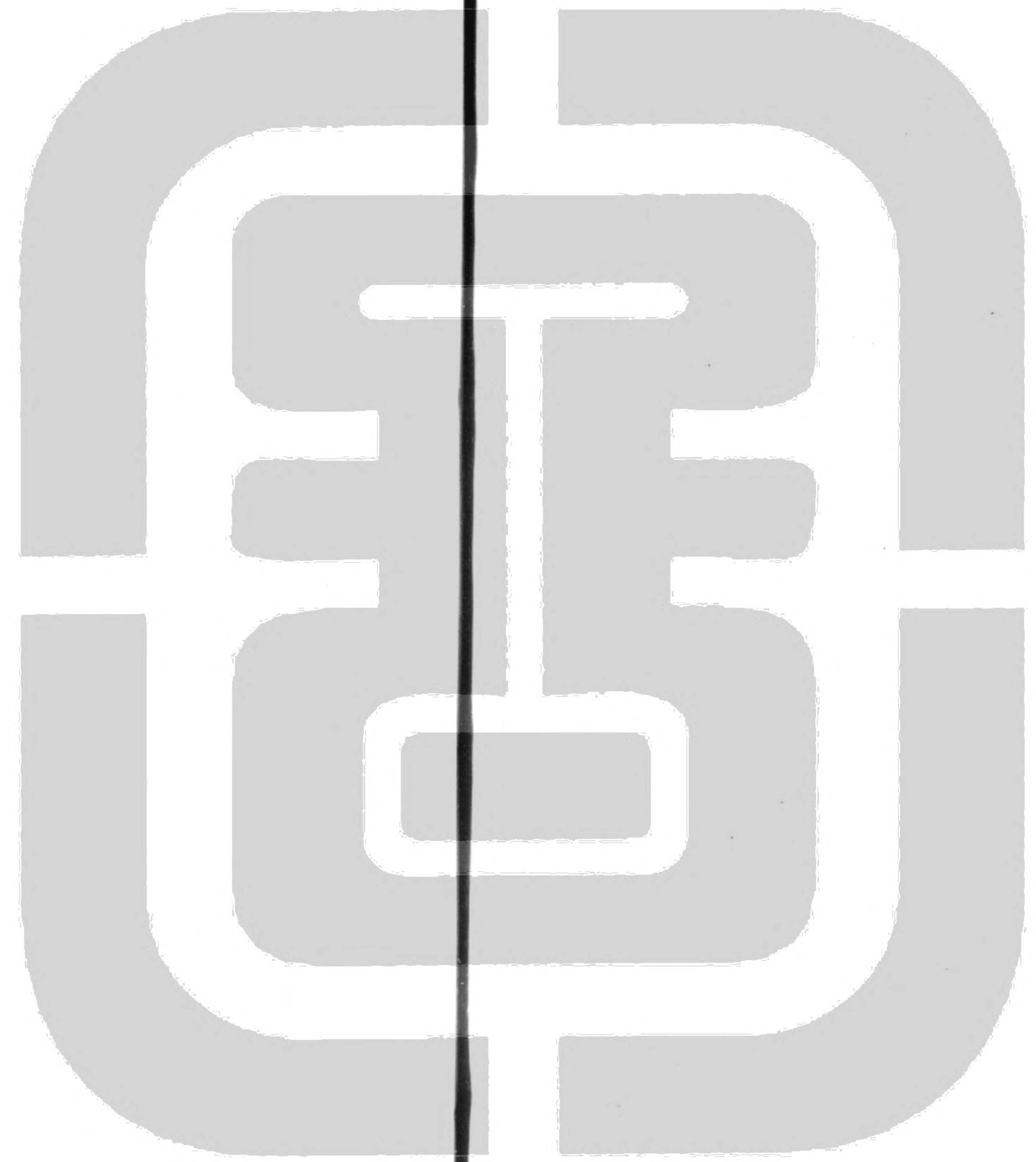
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表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亾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亾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表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捶策之威銜轍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

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永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

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彊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彊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彊故有忠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

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敗其形容以爲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爲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爲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刼殺死亾之主言也人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爲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已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的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

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王通之數
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
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
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
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
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
父百日而死淖齒之用齊也擢潛王之筋懸之
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疔瘍上比於春秋
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勢臣未至於餓死
擢筋也故劫殺死亾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
苦痛也必甚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卷四

三

